



郭注莊子

七

外編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13
3570
7



門 口 13
號 3570
卷 7

莊子南華真經卷七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知止其分

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

亡者有之矣

守形大甚故生亡也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



宣妙書院藏

49 2667

止非我所制則無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

生故彌養之而彌失之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則世奚足為哉莫若放而任之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

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夫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

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

命盡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

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

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合則成體散則

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

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

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

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

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則物之造乎不

形而止乎無所化常游於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

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而受之分

因云若以形論則此物皆
受物也物之相去幾何
乎物而相去之乎蓋
不難於此而難於彼耳

藏乎無端之紀

冥然與變化日新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終始

者物之極

壹其性

飾則二矣

養其氣

不以心使之

合其德

不以物離性

以通乎物之所造

萬物皆造於自爾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

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

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

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

物而不惛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

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不

性分之外故曰藏

復讎者不折鎡干

夫干將鎡鉞雖與讎爲用然報讎者不事

折之以其無心

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

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

情其無

是以天下平均

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

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無情之道大矣

不開人之天而開

天之天

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

天者德生

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知用者從

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

自全民幾乎以其真

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仲

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

不墜則失者鎚銖

累二九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其承蠅所失者不過鎚銖之

間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所失愈少

累五而不墜猶

掇之也

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蠅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爲

而不得

遺彼故得此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其痴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

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

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沒人謂能驚沒於水底

吾問焉

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也

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視淵若陵故視舟之

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惡往而不暇

所遇皆間暇也

以瓦注

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殢

所要愈重則其其心愈殢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欲養生

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

疏云注射也用瓦器也
而戲射者既心無矜持
故巧而不中也以鉤注者
以其物稍貴恐不中則
生悔而不敢也黃金注
者既貴且重矜持之心
愈甚故中者少而不中
者多也

此無隱云按說如拂

既其其內者即當養其外也

何云當其外者即當養其內也

學生學生者務中適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

曰云云而後有心也則此之出而陽有心於此也教似之在木偶無心也

牢筴承也

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仲尼曰無入而藏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入也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薤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櫟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為之乎

曰三指應德景開之聲
見焉之形也指之聲

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
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
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
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
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開東人曉禮名應德始而入是禮
金聲也

林希遠云齊水之旋遊
也汨汨而逝也出水上
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即不
迷之意

鐘者鐘之應而指各
有別聲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磨翁而旋入
者齊也回伏
而湧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
不任已此吾所以
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
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
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
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
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
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驚猶鬼神不似人
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
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
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

季管作借

此言使馬旋曲如鉤之理
度之思皆從其跡

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
 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政慕
 之心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然後入山林觀天
 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鑠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必取材則以天合天不離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中者也自然也是與盡因物之妙故乃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
 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
 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

因云蓋指過但以手旋而
過於規矩補之云也

因云心出於物而不為物
所累也

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工倕旋而蓋規矩
 捐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
 巧猶任規矩此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百
 言因物之易也皆適則都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內變
 忘其身也所遇而安故不外從事會之適也無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
 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有孫休者踵門而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
 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
 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

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付

自然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逍遙乎無

事之業。凡自爲者皆是謂爲而不恃。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

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

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

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

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

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

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

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

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

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

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

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

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

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今休

歎。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鸞

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

曰。此段言至人之德。非可語也。

曰。此段言至人之德。非可語也。

養生者各任性
分之適而至矣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

一也上下猶龍潛也
神也上下猶龍潛也
神也上下猶龍潛也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未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此章言去文去章也
毛氏說此章與
人相遠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

因云輔依也

因云形踴躍之謂

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真謂欲使之南市南子曰君無形倨形倨躓礙之謂無留居留居滯守之謂以爲君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

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知足

則無所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

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君欲絕則民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

累有人者有之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故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

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

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方舟而

林三張持開也歎歎
退也

同云設樂懸鐘上下各三
所謂編鐘也
三月而成言其遠

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憚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

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

之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

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泊然抱一耳非敢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于朴還

其本性也侗乎其無識任其純樸而已儻乎其怠疑無所趣也萃乎

南華經

疏註傳張學文

曰云已上皆賦歛之術無
容心其間故不挫損於
意常處乎常靜也

月云大達大道也者未必爲
知道其行軍權此道遠
之有於心乎

疏云誠言養生之道聖
鳥群之喻一珠珠是靜
不誠高飛之喻也
不誠引徒不誠先
棲最其不與道引

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無所欣說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在彼

也從其強梁順乎隨其曲傳無所因其自窮用其

不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當故無損而況有大塗者

乎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孔子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於好惡耳任曰予嘗言

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

猗猗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既弘大舒緩

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容食不敢先嘗必

楚語棄餘也

一說作斥候之作
林云不斥不多也

取其緒其於隨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而外人卒

不得害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才之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

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

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恃功名以爲已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

故還道流而不明昧然而居得行而不名處彼音

自得此行耳非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削迹

由名而後處之動故也

捐勢不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是我而名迹皆去。是故無責於人。

人亦無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寂泊無懷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取於棄人入獸不亂羣入鳥

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

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

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

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假人之名
因云假國名亡命也

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為

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道合故親也小人

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

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

因云布帛也
言若以赤子可
市所值之價寡
於千金為其
累指璧而言
帛訛財財

此篇受天損而樂也
無受人益而樂也

此篇始用此意後指四
達則重隨以意而無害

唯安之故易無受人益難物之倘來無始而非卒也於

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人與天一也皆自夫

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回曰敢問無受天

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

物之泄也不可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

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何謂無受人

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爵祿並至而不

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吾命

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君子不為

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竊盜者私取之謂

致爵祿非私取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

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其畏人也而

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社

稷存焉爾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

以為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

其禪之者莫覺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

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何謂人與天一

盜竊指爵祿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游乎雕

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

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

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顰方

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

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

忘其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莊周怵然曰噫物

固相累相為利者恒相為累二類相召也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捐

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

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

所宜斯守形觀於濁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

忘反鑒禁令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

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

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

仲尼賤老聃上格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陽

曰三秋以其久走則驚去其

曰三秋以其久走則驚去其

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無假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虛緣而葆真。虛而順物。夫而獨任自然。故真不失。清而容物。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近。吾所學者直土梗耳。非真物也。夫魏直爲我累耳。知至

貴者以人爵爲累也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槃辟其步委蛇其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禮義之弊有斯飾也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

已知其子心矣

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

矣

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

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踵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

而回踵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

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日出東方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不見為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耳竟不亡謂之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效物而動自無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心也日夜無隙化恒新也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薰然其成形薰然自成

惟李唐韓固當馬之處而皆有馬詩云中有馬注中唐約是中唐蓋實馬之建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馬廄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馬廄雲其北有馬廄其南有馬廄班固西征賦中而後大馬廄之言也服虔之言也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有得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又奚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不係於前為哉故曰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徂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女去忽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而所說不忘者在此矣

世之定也

疏王既神休愛睡之全貌
寂然然不動操若極木故似
非人孔子見之不故推稱
標前是物之

此三擇也
同之擇者且然未必之

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
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
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
非人。寂泊之至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
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未
有而歛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之於言意之表
也嘗為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至陰肅
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交也兩者

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為紀
之形明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其自爾。未嘗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無功生有所乎萌。萌於未聚也死
有所乎歸。歸於散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
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
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
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
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變也喜怒哀樂不入於

何三諫居也知貴也物而不至

諸本偃作假

胸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

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

乎愈不足患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

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

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

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孔子曰夫子

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

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汧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

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不修不為而自得也孔子

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甕中之

蠅蠅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

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

少為先主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

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

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

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

生
行辭緩而佩玦也目曰本行辭緩而佩玦也目曰本

自漢之世猶沿漢也舒達
自漢之世猶沿漢也舒達
自漢之世猶沿漢也舒達

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
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
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
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
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
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
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疏者通水地者也

因之此夫人鈞至而其鈞至
為非特其鈞至而其鈞至
常之此特其鈞至而其鈞至

咸王古夫士通月大山松皇石
刺文曰御史大夫即大夫也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內足者神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
釣莫釣聊以卒歲非持其鈞有鈞者也竟無常鈞也
得失經意其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於假鈞而已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
是且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頤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
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
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

昔者固之庭制亦不尚皆不載
入地內則諸侯多不和其也故
曰三心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廣同
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所謂
光同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
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
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為功者非已故於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
也天下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疏之斯須由後更
只載五言袖一時之欲與人
易後也又豈可謂刺乎

筆筆羅道多過又程者
失其而後得于其上也也也
則謂方其於方其之方也也
豈能之失已富于強非實林水
于其上也耶往為非也

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
斯盡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
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
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之盈貫盈貫謂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杵右手如
之盈貫溢鋪也措杯水其肘上附技右手放發而
左手不知故可發之適矢復沓矢去也箭適方矢
復寓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
之至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

此段上不足以患心

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
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
神氣不變。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
機而泊然自得也。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
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有吾問於孫叔敖曰。
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
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
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
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

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
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
在我非獨存也。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
哉。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
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
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死生
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
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

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國亦不係於家亦不係於我而不先於我而先於我

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國亦不係於家亦不係於我而不先於我而先於我

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國亦不係於家亦不係於我而不先於我而先於我

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已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言有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夫亡微也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遺夫

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由是觀之則凡未

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

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在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在屈在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

因三道德之有仁義禮
猶也也之也義則過於
分別新之可也禮則相助
傷而已

林云也也道而之有述則是
已指道而論欲見自本自根之
地運其理矣
同云為物猶本較而為器也歸根
謂返於道也

不言之教在其自行斯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德
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
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效之
所由故曰為道者日損損華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今已為物
也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生也死之徒知
化之道者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為始則未
不以為異知孰死孰生也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患生於異故萬物一也是其所
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
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為神奇所
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
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
殊哉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
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
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

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在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夫

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真物。槩乎可得而見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

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聖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為。而巳。

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

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

有為其根者。故莫知。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為之。而後存焉。六

合為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豪為小。待之

成體。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新日

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惛然若亡而存。

昭然若存。則亡矣。油然不形而神。絜然有形。則不神。萬物畜而不

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

天矣。與天同觀。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

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

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矐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

媒猶味
翼之至理也音義各帝
至有西輔者補右師前疑程
則至者皆也

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
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媒
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舜問乎
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舜曰吾身非
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
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
結而自成耳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
非汝有也

而蟬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
自爾中來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彊
故不知也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
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
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搥
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夫昭
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
生而無形本生於精皆由精以至粗而萬物以形相生故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
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
易種而生明神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
氣之不可為也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
易種而生明神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
氣之不可為也

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

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而精神定。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

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得其正分而已，淵淵乎其

若海。容恣無量。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

魏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則君子之道，彼

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

直且為人。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將反於宗，不逐末也。自本觀

之生者，暗醺物也。直聚氣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

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足殊，果況壽夭之間哉。果

厥有理，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

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

循乎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而安了無功名。將反於宗，不逐末也。自本觀之生者，暗醺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厥有理，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雖難，所以相齒。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齒耳，但當從而任之。聖人遭之而不違，遇也。過之

林希遠云：此章必著無因必之意也。若無因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有所由而生。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星，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同實而異名，此有蓋喻，物精粗理一也。

三才之理，理也。已字，字也。

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汝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寥然空虛，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矣。志驚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之也。吾已往來焉，而不

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彷徨乎馮閼大知人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閼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道乎。廖廓恣變化之，物物者，與物無際。明物物者，無物所如，故不知也。而物自物耳，物故冥也。所謂物際者也。相與不能冥然，眞所謂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芴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凡闔戶

晝瞑。矧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

几擁杖而起。曝然投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

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自有吾已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

叔之徒。莫足與言也。弁桐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

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視之無形。聽

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

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

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

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

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

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

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

不見之域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道不

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

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

則非問者所得故雖道無問問無應絕學去教而問之亦終不聞也

意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實無而假有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

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若夫婪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光曜問乎無有曰夫

其外不見其內不知其所以不能致登極至富之域而遊於空室也世以無內待問窮者多矣

因三問所請者皆空也內是無而假有以應之皆偏乎外也

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

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大馬之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豪芒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

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無

此文書成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其用而資於物況乎之資焉不資焉者天下之物無不資焉之乎

大馬曰子馬也臣受三魏之問鉤鉤者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聖人無為無有無不

懷則物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

曰可古猶今也言天地常存乃冉求失問而退明

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今

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思求更無古無今

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

化而不得一為無也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

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孫而有

子孫可乎言世世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此言新而變故無始無終
有天地之時者也

此言已也夫聚散死生皆化日新未嘗斷絕和同特故不用生死此生死未對之問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

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不以死死生生

亦獨化死生有待邪獨化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

有生耳死生有待邪獨化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

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

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

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

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

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爾故

不廢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

此言新而變故無始無終
有天地之時者也

此言新而變故無始無終
有天地之時者也

此言新而變故無始無終
有天地之時者也

因三閩闢宣室古之所學在
成一家方居予之人如馬傳墨
之師者亦不能將闢宣室
合而論末竟是非而非數
終之相整粉泥今之人古
益遠異同益多其能與
物化而不傷者鮮乎又一

使以心與形

安化安

直無心而悉其
自化耳非將迎

猗韋氏之囿黃帝之

言夫無心而任化
乃羣聖之所遊處
君子

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

平。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和之。而況其凡乎。聖人處物不

傷物也。至順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唯無所

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

山林皐壤未
善於我而我

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

凡所樂不足樂凡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

不能坐忘自得而夫
爲哀樂所寄也

知之所遇者卽知之知
之所不遇者卽不知也
知能

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

受生各有分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

夫由知而後
得者假學者

諸本謂字作爲字

曰云此言是非本無定準皆
由人心所造其所以為內地而
外不地者也

耳故淺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七



一
藏

